

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國文公年譜考略序

予竊不自揆編次荆國王文公年譜有年譜隨
正史及百家雜說不下數千卷則因年以考事
考其事而辨其誣已略具於斯編矣因名其書
曰考略古之著書者必推原其所以作是書之
意而予於是譜告成顧愴然若失言有所不能
盡意有所不必達則又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則凡善有可紀與惡之當被不出於生
前事實而後之論者雖或意身各殊褒貶互異

三辨公生詩才四
而事實固不可得而易也唯世之論公者則不
然公之沒去今七百餘年其始雖為詆毀者多
出於私書既而采私書為正史而此外事實愈
增欲辨尤難由此更千百年又將何所底止耶
所謂言有所不能盡者此也若其意尤有所不
必達因憶公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言曰自三
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
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
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

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廢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嗚呼盡之矣此書不知作於何年要必為先人而發在乎慶

歷皇祐間當是時公已見稱於名賢鉅公而未嘗有非毀及之者也然每讀是書而不禁歎歎累歎何其有似後世詆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繼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據則必有所自來若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盡采私書為正史當熙寧新法初行在朝議論遂起其事實在新法猶為有可指數者及乎元祐諸臣秉政不惟新法盡變而黨禍蔓延尤在范呂諸人初修神宗實錄其時邵氏聞見錄司馬

溫公璣語涑水記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
盡出則皆陰挾翰墨以贖其忿好之私者為之
也又繼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長編凡公所致
慨於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若重
為天下後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當之必使
天下之惡皆歸至謂宋之亡由安石豈不過甚
矣哉宋自南渡至於元中間二百餘年肆為詆
毀者已不勝其繁矣由元至明中葉則有若周
德恭謂神宗合赧亥桓靈為一人有若楊用修

斥安石合伯絲商鞅莽操懿溫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蘇子瞻作溫國行狀至九千四百餘言而詆安石者居其半無論古無此體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後則明有唐應德著史纂左編傳安石至二萬六千五百餘言而亦無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與言史事乎哉昔唐朱敬則為正議大夫並修國史韋安石閱其史橐歎曰董狐無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於宰相宰相能制生人而史官兼制生死夫以彼好為私

書者無宰相之權而有重於史官之勢豈所謂不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非耶且夫溫柔敦厚詩教也書以道政事春秋辨是非尤在於屬辭比事而不亂而後世有著春秋者曰讞鳴尚書者曰寃辭則又有講學同門異戶而亦名之曰公案若皆以爰書從事此豈談經術言道德者所宜然惟是非乎安石者累累若公案若寃辭雖有明哲若交相讞焉欲從而覆說之不能故曰意有所不必達也嗚呼以予之為斯譜既不免

類發憤者所為然言有所不能盡意有所不必
達終於公上張殿丞書不能無感於斯文後之
覽者即以知予作是書之意可也夫好而不知
其惡惡而不知其美均辟也予固好公者狀則
予又焉敢居一於此也哉

嘉慶九年甲子夏五月上澣日

金谿後學蔡上翔元鳳謹書時年八十有八

王荆公年譜考畧

同學參閱姓氏

受業同校姓氏

汪世禔豫年秀水

李崇禮建中宜黃

蔡呈韶莆田奉新

明其教振芳南康邑

曾傳忠遂良龍泉

龔慶驥晴坡漢陽

朱基肇旭南昌

甘澤百川漢陽

鄒廷鞞玉堂宜黃

龔瀛俊海山東鄉川

譚一鵬翼雲萬安

王齡啟周高安

譚一鶚凌雲萬安

漆奎光聯壁新昌

嚴述祖達夫奉新

張光第上登新昌

蔡象頤正育奉新
李學容賦英金谿

張光曙旭初新昌
嚴夢祖淑襄奉新

蔡宗玉象真龍泉

鄒 昉曉亭新建

江 蕤穎臺金谿

男 揆 應遴 校字
行儉廉夫

王荆公年譜考略目錄

卷首一

本傳序言共八首 前序言總論

卷首二

傳神記序共九首 附傳神總論

卷首三

例畧

年譜卷一

天禧五年至康定元年

卷二

慶歷元年至四年

卷三

慶歷五年至七年

卷四

皇祐元年至至和二年

卷五

嘉祐元年至二年

卷六

嘉祐三年

卷七

嘉祐四年

卷八

嘉祐五年

卷九

嘉祐五年至七年

卷十

嘉祐八年

卷十一

治平元年

卷十二

治平二年至四年

卷十三

治平四年下

卷十四

熙寧元年至二年

卷十五

熙寧三年

卷十六

熙寧三年下

卷十七

熙寧四年至五年

卷十八

熙寧六年至七年

卷十九

熙寧八年至十年

卷二十

熙寧十年下

卷廿一

元豐元年

卷廿二

元豐四年至六年

卷廿三

元豐七年

卷廿四

元豐八年

卷廿五

元豐八年下

雜錄卷一

雜錄卷二

附錄卷一

序言總論

世人積毀荆公幾同於詈罵不啻千萬人矣而六七百年來爲之表揚盛美亦未嘗無人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因采其文六七篇並著於卷首

宋史王安石本傳○四庫全書目錄曰宋史元托克托等撰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脩數故疎舛蕪漫僕數難窮又朱趙彥衛雲麓漫抄曰近日行狀墓誌家傳多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徃往失實人多喜之卒與正史不合考畧曰

王莽公金言才四
安石史傳采之私書甚多而未有一字出於門
生故吏之手卽其所見稱於當世大賢者本傳
亦不存一字今卽名臣言行錄所載出於邵氏
聞見錄司馬涑水記聞諸書可考而知者畧著
於篇中使後之覽者知有所自來云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金谿危素太僕撰黃次
山傳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庭堅之族子宣和
元年試國學第一時方申禁元祐黨人以庭堅
在黨籍故降次山第四考略曰魯直以元祐與
史局而史事實非魯直所得而專卽與陸佃爭

辨佞史謗書必屬在局有力人而載筆者特假之庭堅耳魯直稱譽荆公全集具在始終未之有易也季岑當紹興初年正值講學之徒攻安石甚急尤兢七愛護其文章如此益知豫章學術淵源有自云

玉照新志○後人論宋事者祇知元祐黨碑當之者傷心聞之者切齒而於元祐廟堂之勝未有舉而及之者今取玉照所記載于朱墨史可矣而必首附於諸序文者亦以見元祐紹聖黨禍實關於宋室存亡之機莫有甚于此也

澗泉日記○韓止仲爲元吉之子維之孫而億之
曾孫也止仲言自慶歷至渡江六十年學術風
氣洞中得失如衡之平持國爲介甫深交止仲
又生長世家其言渡江六十年正在淳熙間陸
文安作荆國祠堂記亦其時也君子可以觀世
變矣

臨川王文公集序○考峇曰草廬稱頌荆公大意
與象山同至謂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
學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則亦猶是南渡
後講學論人習氣又謂論之平而當其唯二程

朱陸四子之書質之遺書大全等集猶不能無疑焉同時虞伯生亦有重建文公祠記其言曰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侯始至郡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公之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爲之言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某使經營焉告成侯欲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某爲堂肖公像而祀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

而新之則侯用吳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序旣而吳公薨侯是以徵文於予也予因節錄之而附於此可以知建祠之有由來云

鄭曉古言○考略曰言簡而意盡無踰此文故特錄之

應雲鸞序○考畧曰穉兒_囟無乃勦說世安得有此賢父而其子能賢亦遂從而讀其全書也讀全書而後能知其人則夫不能讀其全書者又何怪乎曉_上焉終其身役於勦說而不知反耶

象山與鄞密邇公治鄞鄞民至今賴之得象山
斯文而益顯而因推及於立身大節佐國豐功
皆由讀其全書而得之然則象山不誠賢乎哉
公薨葬於江寧公墓不知所在一語當時何不
知刪之

王臨川文集序○章衮臨川人嘉靖二年進士選
授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屢進陝西提學副史所
著有學庸口義章子瑣言惟此序專就攻新法
者言之洋洋纒纒數千言而條理甚明亦不雜
以講學習氣尤爲諸序中不可少之文

宋史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俛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

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
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
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
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
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
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
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豈天
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
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
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

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濶而熱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

遣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疆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爲訛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

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
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
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
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
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
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爾安石坐曰有欲與卿
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
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
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舉夔稷高誠能爲高
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高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高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

不能知鄉以爲鄉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
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
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
則鄉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
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
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
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
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
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
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

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
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
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
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
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
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
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
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
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

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塲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
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辭
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
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
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
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
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
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
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

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

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
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
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
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
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
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
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恠今士大夫睹新政尙
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
所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
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

相馬訢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彊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罰輕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蘇靈臺郎尤瑛言天从陰星失度宜

退安石卽黥隸英州唐垆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
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
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
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
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
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
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
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
獨定議遣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
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

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
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
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
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
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
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
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
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
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
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

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
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
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
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早由
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
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
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
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
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
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李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少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馮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

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火不成雩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鄉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鄉于陳惠鄉以狀聞且訟

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
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
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
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
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
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
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
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
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
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

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旣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

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
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
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
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
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
爲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
人安石性強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
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
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

用門下僂慧少年久之以早引去洎復相歲餘罷
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
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
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
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
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
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
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
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

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
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
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畱與語受詔
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
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寔導之常
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
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
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
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
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
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
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
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
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
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
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
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
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朱氏之不幸亦
安石之不幸也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
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
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
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
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
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
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且登文忠之門晚
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
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

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旣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讐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尙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舉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以備蹕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脩士夫披閱終無肯矣明窻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

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
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序

玉照新志二則

宋王明清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
十二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已者皆著其間始
至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
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廁
名矣惟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辯之然而禍根實
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况之劉器之定
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
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
上疏以爲穢厥渠魁脇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

三井小全言方冊
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錄實皆

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
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
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
本焉覽之者熟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澗泉日記

宋韓滉止仲

本朝慶歷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
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
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父曾子固王逢原
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論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
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
天下學者始覺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
因借富公集漫記所嘆於此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々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近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

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
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
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
尚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
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
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
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較訂總之凡若干卷
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悉請予
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
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裏何也公

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
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
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
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
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
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
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
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惟二程朱
陸四子之言乎

古言

明海鹽鄭曉空甫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
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匕似荆公耳
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媿
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序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
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
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
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啟三卷記二卷
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
卷墓誌十卷舊聞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
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
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讐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
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

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咄公先君厲聲曰穉兒毋乃勦說時慙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勸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瞽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旣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

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
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
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
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
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寃以靖
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
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
祀田予既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嘉靖丙
午九月既望臨川縣知縣後學象山應雲鸞謹識

王臨川文集序

明章衮汝明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山應君刻荆國王
文公集成謂衮邑人也宜有以叙其事昔我象山
陸文安公叙公祠堂於朱草廬吳文正公叙公文
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
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末小
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唯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
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
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尙
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

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刻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

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鋼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旣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倦也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同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夔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

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已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旣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

增價而糴惟富民爲能應其糴貧民下戶旣無可糴又不能糴勢不免於借貸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旣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

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歛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鬪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培刻之術剥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

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况是時
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
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
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制兵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
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
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
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
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
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
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

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挾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旣沒而隣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歛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賣

坊塲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

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
歛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
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
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都會之
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場之法者固將抑兼弁以
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
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旣廢賦牧地以佐芻
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
給番部養馬旣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
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

則蠶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給也藉使大或少厲於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慚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慚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慚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

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遼
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弁軍營修復
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
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
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
下而非私已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
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
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
必不尙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閔
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

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縉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槩以爲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槩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頌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

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裡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弁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旣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弁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

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旣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詳謨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旣如此矣而左右記註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寔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興塩筴委

幣以斂州縣之穀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大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下上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大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誦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

衛鞅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也如彼者時勢異而媚忌衆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寢盛士大夫競以含糊

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
轡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
或藟豆不足一日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趨然
蹄而斷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故前轍以行新法無
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賈
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
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
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聞廣
譽傾一世旣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
弟蟬聯楚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

及橫議遽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卽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

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
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又伊川
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
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
宗相繼徂落羣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
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
毅然追懟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
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
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
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

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
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卽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
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
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
事至於易世而尤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
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
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
容棄禮義捐法創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
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
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

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且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輶參夷之習未亡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

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
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
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
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
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
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
浸言以漸也况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
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
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韋之時必以已

日乃孚草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槩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繇優於治水故雖方命圯族而不能捨繇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

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七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尤存不能不競不絀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溷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誼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

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
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
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以影嚮未試之學而
自許太過也夫其尙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
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
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事功
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爲公慨也此予所
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
富貴之勢而外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
下耶是爲序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

汝明謹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十四

傳神總論

人必有像所以思其人也像必有祠以棲神猶生人必有宅以安其身也像有時而滅祠有時而圯後人衆惡荆公者幾於不欲有其人而何以綿七六七百年像與祠至於今不毀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以予所采錄若而人非後來稱爲善者邪後之覽斯編者其謂之何紀傳神弁及於諸祠堂記共九篇

真贊二首○李雁湖注曰傳燈錄此物非他物○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驚曰昔人尙存

耶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莊子吾猶昔人非昔人○考峇曰公歸鍾山後喜看佛書自是見於詩篇甚多予嘗評擬寒山拾得詩謂是特天人游戲耳而他文無有也唯與蔡天啟蔣穎叔二書則其談佛理至如與曾子固書與陳杞書辯析佛老甚詳而老子一篇歸於禮樂刑政四術其言精微廣大尤爲淺儒所不能道無論陽儒陰釋者而謗者乃言公晚年流入佛老何哉

題王荊公畫像○此乾隆十五年彭公時爲江西

布政司題於荆公遺像幀首者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予得拜公像於東鄉友人王交三家遂錄以歸顧彭二公爲臨川穆堂李侍郎主康熙辛丑會試所取士穆堂稿所辨荆公誣罔事甚多故予求觀顧氏書亦甚切而予得拜公像實始於此故首錄之

書王荆公騎驢圖○考略曰王荆公騎驢圖是亦一寫真也公歸鍾山後優游山水間往來昭慶定林入功德水所與遊皆清尙之士若李伯時米元章蔡天啟葉致遠詩人俞秀老清老是也

所騎者驢也所發揮於古學者字說也抱字說而追逐於公驢後者清老也曰是勝事不可以無傳而因爲騎驢圖者李伯時也時有見其圖而曰騎驢渺々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蘇子瞻也子瞻亦有笠屐圖視此何如也越二百餘年乃有讀臨川集若與清老曠世相感者元人張伯雨也其詩曰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彫訛執鞭願作鍾山吏一袂字書隨白驪古無不朽之畫而是圖若幸得長存則以有書其上者山谷道人黃魯直也山谷云荆公之門蓋

晚多佳士以此

入蜀記○考峒曰荆國文公畫像予嘗一見之及
閱陸務觀入蜀記謂李伯時嘗圖公像於定林
昭文齋所謂著帽束帶神采如生與予所見圖
悉合則知此軸亦出於伯時之手無疑也務觀
爲陸佃農師之孫農師師事荆公甚久故務觀
每言荆公事甚詳思慕亦甚切卽此一記亦可
作荆公仕宦歸來山居一小傳也公有昭文齋
詩自註云米黻題予定林所居因作詩曰我自
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今李本云人見有虧成似與第三句不合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考略曰象山陸先生與朱元晦三書在於孝宗淳熙十四年明年作王荆國祠堂記又五年先生卒是諸文皆成于晚年者也自是先生與人書必曰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又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予於諸儒講學諸書無能爲役獨于先生論太極書嘗樂觀焉至于文公祠記所謂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與夫元祐大臣

之更張紹聖小人之報復兩下相激禍變有由
先生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洵不誣矣故予
於從來是非荆公者亦惟於此記尤樂觀也先
生作此記時去荆公沒一百有三年中間洛蜀
黨交相排擊其言盈天下若蘇氏之辯姦錄於
宋文鑑又宋名臣言行錄盡采之邵氏聞見錄
涑水記聞溫公瓌語魏氏東軒筆錄諸書所謂
同志之士猶不能盡察若此類非耶先生沒而
後世詆訶此記者又成一大公案然則荆國公
案又將何時而了耶顧予於此亦有不能釋然

於斯文者其於援引老氏抹殺漢唐謂公之學不造本源而悉精畢力於其末則猶是講學論治漸漬於南渡習氣夫道有本有末天下事亦有本有末也。不見則本何由而明事不成則道何由而著。故善言道術者唯考其行事善惡而本末具在。功過自明。則論荆公亦第如先生言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足矣。又何必區心與事於本末之間而使人汗漫莫測其所由來哉。故予於斯記別爲裁截而錄之。非敢刪也。以明其所好在是而於先生全書自行於世無害也。○

錢象祖字伯同錢塘人五世祖暄以嘉祐八年

知撫州淳熙十三年象祖繼知撫州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神廟初官御史以直聲振天下此記謂公儒而無欲儒而有爲儒而自信其言皆切當執鞭欣慕鄒公過人遠矣先時洪武朝解縉大紳作吉水王氏祠堂序荆公弟王璟之後也序言王氏先世積德深厚而曰固不因荆公而有衰謝也已不能無微辭焉宏治二年南城羅玘景鳴作金谿王氏祠堂記則平甫之後記盛言平甫有後而王雱

勿祀與小人貪功好殺者爭入於泯滅幾與造言荷柳杻者無以異是亦皆西江人也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公自臨川家於金陵卒於是塋于吳父母兄翁墳墓皆在焉子雱沒猶有次子旁是後子孫不知所在亦不復聞有歸臨川者然自公沒中間官於臨川者嘗爲公集其文又築其祠而祀之至于今六七百年不絕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故予於諸祠興廢可考而知者必備錄之所以見公流澤之長也虞伯生作臨川晏氏宗譜序云荆公子孫四十年前

尙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

荆公故宅○考略曰乾隆己酉予遇臨川李君於南昌旅次曰近見某氏詩選錄李石臺所作荆公故宅詩一首既將原詩改易數字又大肆譏評予甚憤焉予因取李氏集覆閱之不知某氏何惡於臨川人謂於荆公多所諱言又何所愛於石臺改其詩爲能存直道詩言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儻豈緣公竊謂元祐紹聖黨禍此二語實爲千古定案矣今改終爲疑故豈爲竟遂不得不改史書功過亦濛七爲生平功過史

書中夫改人之詩以毀人又改人和詩以易其原韻何斯人之不憚煩也石臺又有重和詩一首言周官實政終難毀則與熙豐法敝豈緣公合矣宋史虛言以失公又與史書功過亦濛七合矣盛名孤立應成謗赤舄當年亦雨濛見其于公之得謗至比之周公居東又詳著跋語於後某氏亦能取重和詩及諸跋語而盡改之乎夫必如其所改詩謂石臺猶存直道可也否則以本詩言之豈非臨川人諱言荆公至是不又益一李來泰乎臨川人自宋陸象山作荆公祠

堂記元吳草廬虞道園又繼之明嘉靖中則有
章袞汝明作荆公文集序纒七至五千言湯顯
祖義仍於青苗保甲亦皆有說近惟李侍郎穆
堂稿所辨正誣罔事尤多夫此數君子皆以文
章道德顯著於當時其著書立言亦欲以傳信
後世必不肯違直道以黨鄉人也且六七百年
來毀荆公者沿襲舊說奚啻千萬人某氏又向
必改此一詩藉臨川人以攻臨川人公之得謗
愈積而愈多豈不以此也哉李君名孝汾字齊
舒穆堂侍郎之弟之子遂書以相質且以釋其

憤云

存是樓題王荆公遺像○黃魯直跋荆公禪簡云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
有足者也然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
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語
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考畧
曰一荆公耳明允之作辨姦一則抑之在深淵
之下魯直之跋禪簡一則抗之在青雲之上且
一魯直耳以未嘗親見光風霽月之濂溪而人
皆信之以熱視富貴浮雲之荆公而不一及之

於像何有焉書罷爲之三嘆予錄諸序像贊共
二卷中有王明清玉照新志韓止仲澗泉日記
黃魯直跋簡鄭端簡古言亦必爲之備載者以
其言簡而意盡皆有過人之識後之覽者果能
平心而察之雖謂俟之百世不惑可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首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首之二

荆公自題真贊二首 錄前

題王荆公畫像○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生宋天禧之己未年以元祐元年卒於金陵塋鍾山之麓予同年顧君棟高欲爲公編輯年譜以補藝苑之闕且求公像繪於簡端予因從公裔孫處得遺像覽之撫其副本應顧君之請重裝潢是軸并爲題識付公子孫藏之至公之文章政事前

人論之詳矣茲不多贅時乾隆十五年季冬月中
州彭家屏書於紫薇官舍

入蜀記

山陰陸遊務觀

乾道六年七月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
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
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
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啟聖
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
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天矯如蛟龍徃七數百年物
木末蓋後人取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
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庵
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庵之昭文齋壁

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
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
妙如此今庵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
中獨來遊畱宇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嘆蓋
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畱半山者文公舊宅
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
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
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
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卽此是
也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節錄

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悉弊端枝葉扶
疎往七切當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
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
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英
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
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
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
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聲光燭奕一
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

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狻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

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
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
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
委罪於公平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
不樂旣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
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
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
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
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
手以導崇寧之奸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

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亘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長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繕學之旣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祀焉予勸

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囑記於予公爲使時舍人曾
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
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
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
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
申正月初吉邦人陸九淵記

崇儒書院記

節錄

明吉水鄒元標爾瞻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獻王
荆國曾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
或曰元獻忠誠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功六
經粹然無疵獨荆國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荆公
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日矢寒山以自老罷相之
後托頽垣以終身徬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
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爲諸人攻者惟新法
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若實亦失
之激急於罷者若以爲弊政不可一日有而今一

三才圖會卷之四
一以爲良法公固儒而有爲者也身未執政天下
譽之不加信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沮彼其心
視毀譽如浮靄之來往太虛公又儒而自信者也
七先生享有令譽如無瑕之玉公犯衆怒羣猜如
百煉之金其趣操何後先殊焉且麟經絕響是非
無憑以矣九原有作執鞭吾所忻願焉予於公又
奚疑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

王文公祠在府治東南荒步嶺宋崇寧五年郡守田登因公舊宅創祠肖公像而祀之淳熙中郡守錢象祖修葺比舊加壯爲之管鑰隸于學官歲時祀焉事見象山陸文安公記中元至順初祠圯草廬吳先生就養郡庠過其祠而太息言於監郡塔不台重加繕治虞邵菴爲之記不知廢自何時祠字爲居民侵削僅有存者臨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譜牒相沿爲公弟安上後國初有名孟演者爲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順成化間其孫宗璉

兩以遺祠轉典與千戶所王表者并以公及夫人
二像附之公像且數百年鮮完如故若有呵護者
每一拜觀歛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認安禮之
後嘉靖廿五年請托千戶熊邦傑以力奪之知縣
應雲鸞遂祭于其家廿六年府同知陳一貫復以
米二石易荆國夫人像并付之守祠者猶記歲月
直書其事于祠壁云

記文公祠者多矣此身後之文擬別爲一卷附
之惟此叙公像獲存獨詳因錄於寫真後乾隆
十五年彭公所模者卽此軸也

荆公故宅

臨川李來泰石臺

十年高臥此東峯出處無端覺已叢落蜀黨成終

沈本改疑

誤國熙豐法做豈

改竟

緣公爭墩已賦

三山石記里猶傳九曜宮漫向春風尋舊澤

改宅

史書

改生平二字功過亦濛也

改史書中三字

右詩和蘇劍浦臨川十詠之一末有總跋

節錄

半山學問經濟本非宋代諸賢所可及新法功過自不相掩溫公考亭已辨之當日毀謗之言後人附會不自尤可浩歎因爲拈出意在闡幽
康熙元年壬寅十月二十四日附識

沈氏詩選評曰由言利而變法由變法而紹
述由紹述而召亂則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
之也臨川人每多諱言作者自存直道

王荆公真贊

存是樓稿

嗚呼此何人哉是世所傳囚首喪面垢污不洗則有辨姦之蘇洵而黃魯直云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二說背馳一越一秦而真安在哉我拜公像其身非身亦讀其書誰與爲鄰其爲年譜也非徒爲面洗其垢整風度而常新固將貽諸衆惡必察者而迢遙以俟乎千春也

書王荆公騎驢圖

朱黃庭堅魯直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于餘言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入功德水道遙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王荆公年譜例略

卷首三

年譜所以紀事也荆公譜前此旣無所承卽生平自著其文亦多無歲月可考故雖年譜告成猶不能無歉心焉自古傳信莫如史惟宋史傳公尤多顯然不合而無有人從而正之者其誠不可無言也

春秋采善貶惡非獨無刺譏而已惟好議論者公記惡不記美而後世有述皆歸焉

天子爲天下君宰相爲時亮天工者也攻公如專

三才公言三
在新法猶爲在朝言朝惟謗公者千萬端皆出
於私書辨之而不勝辨則由辯姦凡事不近人
情一言爲之也

辨姦如張安道撰墓表有命相之語子瞻作謝書
有流涕之言其爲作僞易知也今又采元豐七
年子瞻過金陵有鍾山唱和諸篇公既沒有與
滕元發一書皆具載於眉山集中者其於辨姦
不愈足證其妄乎

與荆公分道立幟者溫國也以變更新法言之謂
青苗不可徧行於天下似矣保甲可廢乎差役

可復乎熙河可既取而復棄之乎以詩賦取士
豈果愈於經義乎李石臺曰洛蜀黨成終誤國
熙豐法敝豈緣公

濮議爲公身外之事也而錄之所以志黨禍之所

由始宋之亡實由於黨禍

神宗實錄爲公身後之書也而錄之尤詳者所以
志黨禍之終

考畧所以紀事亦所以辨謗而於論文不與焉其
於公文日讀本何也非敢自詡能讀與僅爲學
子佔畢之資亦以事與文有關於體要者皆繫

三
焉以是爲不可不讀云爾

曰就正何也柳宗元著非國語矣而後人非七國語又作明陳耀文於丹鉛錄正楊有書矣而後人又有正七楊者然予於丹鉛錄所痛詆安石者亦十駁其五已載之考略雜錄矣則今于考畧全書誠得有道者正之是爲荆公身後之大幸而亦鄙人屬望之真心也

唐宋韓柳二蘇之古文嘗自言其用心所由來與其得力所已至而荆公無有故予考畧鮮及焉然即以文論惟穆堂李氏有言荆公生平爲文

最爲簡古其簡至於篇無餘語語無餘字往七
東千自言十數轉於數行中其古至於不可攀
躋蹤跡引而高如緣千仞之崖俯而深如繩千
尋之谿而曠而愈奧如平楚蒼然而萬象無際
此真善言荆公古文者而世且曰吾不以人廢
言也又曰吾愛其文而惡其爲人因遂不欲讀
其書是果得爲知人與知文者哉

公詩曰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獨謗
公者造爲不根之言又以銖兩成千鈞之重卽
予無益費精神亦多在乎此觀吾考畧者幸乎

心而察之可也